詩集傳

詩集傳卷第十七

生民之什　　大雅

生民尊祖也

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禋敬也弗祓也武迹也敏拇也介覺也震娠也夙肅也后稷之母姜氏之女曰嫄爲帝嚳元妃

稷之生也姜嫄禋祀郊禖以祓去無子之疾見大人迹焉而履其拇歆然感之若有覺其止之者於是有身肅戒不御而生后稷蓋此詩言后稷之生甚明無可疑者然毛氏獨不信曰履帝武者從高辛行也余竊非之以履帝武爲從高辛行數至於牛羊字之飛鳥覆之何哉要之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虎豹之生異於犬羊蛟蜃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雖近世猶有然者然學者以其不可推而莫

之信夫事之不可推者何獨此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物之變無窮而耳目之見有限以有限待無窮則其爲說也勞而世不服古之聖人不然苟誠有之不以所見疑所不見故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見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廣如此使後世復有聖人無是固不可少之而有是亦不足怪此聖人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大也彌終也達羊子也后稷姜嫄之元子也

既終其月而生其生也如達之易赫然其異於
人此豈上帝不安之哉然姜嫄乃反以其由禋
祀之故居然無疾而生子是以不安而弃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
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
也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
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
瓞唪唪

覃長也訏大也岐岐嶷嶷峻茂也言后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及其始匍匐以就食也其形則已岐嶷矣及其稍壯遂知樹藝五穀言出於其性也荏菽大豆也旆旆長也役行列也穟穟苗好也幪幪苗盛也唪唪多實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相助也茀荒也黃茂嘉穀也方極畝也苞茂也

種生不雜也褎長也發發管也秀華也穎垂穎也栗不秕也后稷之爲稷官也稼穡常若有助之者雖茀穢豐草之地皆能以生嘉穀故堯封之於邰使即其母之家而居之邰姜嫄父母國也在今武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恒徧也任擔也肇始也后稷既封而獲嘉種曰天實降此於是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

任以歸而始祭天焉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揄抒臼也蹂揉軌之也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既治其米以待祭祀於是謀祭之日思祭之備及其將祭則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以爲尸羞然後犯軷而往郊所以興來歲繼往歲也此所謂孟春祈穀于上帝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登薦大羹亶信也時是也言非獨其芳臭信能至是也自后稷始祭天而無罪悔以至于今是以天饗之也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者也然后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此何禮也洚水之後民方阻飢后稷敎之播種於是民獲粒食天實佑之而錫之嘉種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又曰貽我

來年帝命率育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王疑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書知其以周公故也將逆周公爲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天之所以佑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故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敦聚貌也行道也苞本也體幹也泥泥弱貌也道上之葦其爲物也微矣仁人君子將於是何求哉然謂其方且欲生也故禁牛羊使勿踐之而況於人乎故王者內則親睦九族外則尊事黃耇凡以無逆其性而非有所望之也此所謂忠厚也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相親也爾近也肆陳也少者肆之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緝續也御侍御也斝亦爵也兄弟之老者旣陳之筵又設之以重席旣授之几又有相代而侍之者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洗爵而醻賓則賓受而奠之不舉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醓醢醓醢之多汁者也薦禮非菹則醓醢燔肉也炙肝也臄函也脾函所以爲加也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

敦弓旣堅四鍭旣鈞舍矢旣均序賓以賢

敦弓畫弓也鍭矢也鈞參亭也均四隅均也賢

射中多也此將養老而以射擇其賓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句彀通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不

侮敬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曾孫謂成王也醹厚也大斗其長三尺祈告也

酒醴既備則以告於黃耇而養之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之也翼其左右之

也祺吉也

行葦八章章四句

旣醉太平也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此詩言王與羣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臣之所以願其君者反復而不厭此所謂太平也

旣醉以酒爾殽旣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將行也昭明顯著於天下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俶始也昭明而能和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尸以是無窮之福嘏於成王王者以卿爲尸天子之卿有以諸侯爲之故曰公尸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尸之所以嘏主人者以其籩豆靜嘉君臣相敎以無違禮故也朋友王之友臣也攝撿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君子之事神其禮無不時者故神錫之以孝子孝之施於人無窮故又能錫其類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廣也能錫其類則室家之廣皆將化之則其胤嗣無不賢者矣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僕屬也釐予也天之所以屬之者予之以女子而有士君子之行者也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守成者守先王之成法而無所損益之謂也故此詩言祭畢而燕尸絜其酒食而將之以敬不失其故而已尸之在廟也其容安詳鳧鷖之爲物也愿而遲其貌似焉鳧鷖皆水鳥也涇水名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爲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潀水會也來宗來尊也崇重也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欣欣樂也芬芬香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

之自天申之
假嘉也春秋傳作嘉樂申重也言天之於成王
反覆申重而不厭是以保右而命之也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
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
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
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
疆四方之綱

無所不容故無怨無所不矜故無惡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燕安也塈息也成王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故百辟卿士思所以媚之者曰維不解于位不解于位故民獲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

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后稷始封於邰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竄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稱之以教成王言公劉之在西戎也不康其居外則治其疆場內則積其倉廩內外繕守則裹其餱糧思以輯和其民而光其先祖於是用兵於四方以啓敵之行陣而豳國於是始立篤厚也戚斧也揚鉞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嘆

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瑶鞞琫容
刀
胥相也宣導也舟奉也公劉之相其田原也其
民則已繁庶矣公劉又能順其所欲而後導之
以事故其民勞而不怨公劉則與之陟巘而降
原民滋愛之於是相與進其玉瑶容刀之佩以
帶之愛之至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廼覯于京
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溥廣也京大陵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公劉之

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
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
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君此可以廬賓旅
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
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
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
之
公劉依京以營邑宮室既成其士蹌蹌其大夫
濟濟皆會於朝公劉則命設几筵而饗之賓登

席依几乃造其羣牧摶豕而䏶之以爲飲酒之殽殽用豕酌用匏新國殺禮也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以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煖之宜水泉灌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古者大國三軍以其餘卒爲羨自周之遷而其民未集丁夫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羨卒故曰其軍三單度其

原隰之田以徹法頒之一夫百畝則三單之民

適皆給足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

人之居於此益大什一而稅曰徹山西曰夕陽

允信也荒大也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

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

即

宮室既成田野既治則營其邑居其營邑也要

有其備物有其處至於厲鍛之微皆有所取之

亂絕流也厲鍛石之可以治斤斧者也基邑之

所在也言其始爲之基也則已順其理矣故其成而居之則益衆而益有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皇過二澗名也旅衆也其後所居之衆益密乃復即其澗之芮鞫而居之水之内曰芮其外曰鞫或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此詩言公劉之在豳其衆甚微其功甚勤所以深戒成王使不忘敬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
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流潦水之薄也然泂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言物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弃猶父母之無弃子也或曰雖行潦汙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餴饎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玆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壘所以盛酒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塈息也

泂酌三章章五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風之爲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維曲阿卷然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

小人之能得其君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
然其人也有道維得樂易之君子而與之游彼
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子夏曰舜有天
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似先公酋矣
伴奐縱弛之意也彌終也似肖也酋就也人君
伴奐優游無所事者維得樂易君子以終成其
性則能肖先君而就其業矣性之於人莫不固

有之也然不得賢者則不能自成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百神爾主矣

昄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

維得君子以成其性而後山川神祇咸主之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純嘏爾常矣

茀多也嘏福也人君受命既長百祿既康維得

君子以成其性而後能常享此福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

則
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孝著於內德施於外
以此引翼其君而已爲四方則維豈弟君子爲能
當之耳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卬卬高明也如圭如璋純絜也遠之則有
令聞近之則有令望亦維豈弟君子爲能當之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
君子使媚于天子
翽翽羽聲也藹藹衆多也鳳皇之飛而能集於

其所止者衆羽之力也然而用羽者鳳也不得其用羽者則亦安能至哉王之吉士亦衆矣然必有君子以使之而後能媚天子也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山東曰朝陽鳳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故鳳皇鳴于高岡將欲得而畜之則植梧桐於朝陽以待之使梧桐之盛至於菶菶萋萋也則

鳳皇鳴於其上雝雝喈喈矣維君子亦然其德有以絶於衆人而衆人待之則將不至故其所以載之者車必庶而多馬必閑而馳以此待之庶曰苟至焉成王之朝蓋有是人而王不知歟故召公爲此詩其所陳者不多也維告以遂用之而已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

我王
汔幾也中國京師也詭隨者不顧是非而妄從人也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上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逑聚也惛怓亂也爾勞勞舊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
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
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
而式弘大

愒息也泄去也厲惡也戎女也王雖小子自遇
然用事於天下甚大不可不愼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
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
大諫

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王欲玉女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凡伯周公之後爲王卿士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板反覆不定也癉病也管管無所不事也亶誠也天之禍福反覆不定厲王一失其德而民皆不安告之以話言則不信聽其自爲謀則不

遠自非聖人而欲無所不爭不自實於其所誠能而止君子知其將敗而幸其謀之未遠故作此詩以大諫之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難艱難也蹶震動也憲憲猶軒軒也泄泄猶沓沓也輯和也莫定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今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軒軒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是不能以服民祗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上之無厭而求以自

免耳苟無欲害之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
定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
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君子欲諫王則又以告其寮之信於王者庶幾
王信之而其言易入囂囂行不顧也服服行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
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謔謔戲侮也灌灌款誠也蹻蹻驕貌也熇熇熾
盛也言天方將爲虐以敗王安得以爲戲而不

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
不信而驕驕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
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
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懠怒也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
夸之則以諛言毗之或夸或毗而威儀迷亂則
雖善人將相從尸其禍矣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殿屎亦作唸吚呻吟也葵揆也民方愁苦呻吟

莫測其所欲方世之衰亂困竭又曾無以惠之
者變之興也何日之有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
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聖人之導民如瞽者之顧明而爲之牖焉導其
天也是以託之於天壎篪以言其和也圭璋以
言其合也攜取以言其易也然其導之也攜之
而已不求多於民是以其導之也甚易今厲王
求之已甚民尚安肯從王哉方世之治也天下
咸聽其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之今天下

皆不順雖有刑辟尚何從立之哉故於次章教
之使懷來其羣臣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大也大人衆所服也大師大衆也大邦大諸
侯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此五者皆王之
屏蔽以德懷之則合否則離散無以自安矣人
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之五者之蔽
有甚於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知小
者近者而已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王往也旦明也天之明也人未有行而不從者奈何不畏也

板八章章八句

詩集傳卷第十七

蕩之什　大雅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毛詩之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其所以名篇非其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廣大貌也天之廣大下民之所君也今民被厲王之禍咸謂天迅烈無恩而多淫辟之命

何者天之生民其命不可復信莫不有初而無
終者言生之於治而終之於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
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
召公知厲王之將亡故爲此詩稱文王所以咨
嗟商紂蓋傷周室將有此禍也強禦強梁捍禦
不可告教之人也掊克掊斂克深少恩之人也
朝廷之在位服事者皆是人也滔漫也力任也
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懟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届靡究

凡秉義以事女者女則以爲強禦多怨之人凡民怨讟流傳之言有以告者女則以爲寇攘於內至於小人詐僞無實唯以祝詛相要女則不復窮極其情僞而遂受之何也作或作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氣健貌也無背無側前後左右無良臣也陪陪貳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旣

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湎沉湎也止容止也人之沉湎非天使然也凡百不義皆將從是起故旣愆爾止則無所不至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蝘也奰怒也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螗沸羹之亂君臣以是危於喪亡而人猶從之亂止於京師而鬼方皆被其禍言惡之遠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顛仆也沛拔也揭發也大木之拔非枝葉之患所能爲也其本實先自撥矣譬如商周之衰典刑未發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不義以自絶於天下莫可救也言商之鑒在夏則周之鑒在商明矣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即位年九十有五而作此詩蓋追刺厲王以自警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𨽻廉也戾罪也天下有道則賢者可外占而知內譬如宮室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至於亂世賢者不容則毀其威儀佯愚以辟禍故曰庶人之愚亦其職耳譬如疾病雖欲免而不得哲人之愚非其質然也畏罪故耳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

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競強也訓馴也覺直也訏大也辰時也爲國者得人則強失人則弱循道者民之所順而背理者民之所叛也故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直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畧備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令厲王作起迷亂之人而任之以政又顛覆其

德荒湛于酒不念先王之典刑而尚何以為國哉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灑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天不肎厲王之行君子憂之恐其如一泉之流相胥以就亡竭故教之使修其政事以自救戒備也戎兵也作起也逷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

質成也渼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
内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
起夫怨不在大言語之不愼威儀之不敬與人
失和而禍之所從起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
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
民靡不承

捫持也逝發也君子告王使無輕從人之言無
曰苟如是而已雖無有持吾舌者然而言不可

以妄發何者言行之出未有不反報之者也苟能惠其朋友以至於庶民則民思戴其子孫繩繩而不絶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吾視王所與友者皆求所以和柔王顔而已莫敢正言犯王者左右無正人焉吾以是知其有咎不遠矣苟以爲不信曷不視其在爾室者尚且不愧于屋漏況其遠者乎人之不愧于屋漏

也曰莫予見者耳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知之
矧可得而厭之哉言人雖莫見而神鑒之也西
北隅曰屋漏格至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
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
辟法也虹潰也人君苟修其德而慎其容止無
僭僞殘賊之行則民鮮不以爲法矣譬如投之
以桃而報之以李不可誣也今王無其實而欲
求民之法之則亦譬如童牛而求有角之用

誰信汝哉徒自潰亂而已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緡被也木柔矣而被之以絲則可以為弓不柔者雖被之不從也故維溫恭之人然後可以入德告之以話言則順之被愚者反謂我欺之耳人心之不同如此此君子所以憂憤而無如之何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

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
知而莫成
王不知善惡而告之者亦至矣苟以為尚少而
未知歟則亦既抱子非少矣靡盈不足也人之
才性有所未足獨患不知苟其蚤知則蚤成之
矣豈有蚤知而晚成之者哉言王之不能有成
由不知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
既耄

夢夢昏亂也諄諄款誠也藐藐不入也君子之諫王王非以爲教之也以爲虐之耳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舊久也止辭也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爲王卿士字良夫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菀茂也旬徧也劉殘也殄絶也倉悲也兄滋也填久也桑之爲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黄落之漸故詩人取以爲比言周之盛也如柔桑之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則王室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絶於

心悲之益久而不已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夷平也泯滅也黎衆也具俱也燼灰燼也國步國之動也頻數也畜大物者惡數動之故以國步斯頻爲哀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將養也疑定也競彊也動而無所資天不吾養

矣而王尚不求所止定欲行而安往哉故曰王
則實然其秉心無強是以不能有所定者夫惟
強而能立然後可與止亂而起廢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
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此章行役者之怨也僤厚也痻病也多矣我之
遇病也急矣我之捍禦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
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毖慎也王豈不爲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

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
以叙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
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
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
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遡鄉也僾唈也肅進也荓使也君子視厲王之
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息雖有欲進之心
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
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

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立王王之所恃以立者也痒病也恫痛也贅屬也荒空也言天下無有不罹其禍而至於空匱者也旅衆也言羣臣無肯并力以念天禍者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民人所瞻言無所隱伏也既持其心又

博謀於衆而考之於其輔相此所以無不順也

令則不然自獨俾臧自謂賢也自有肺腸自用其心也此民之所以不順也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甡甡衆也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聖人明於成敗所視而言者百里無遠而不察

愚人不知禍之將至則反狂以喜雖然彼未必不知也乃以畏王而不敢言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迪進也厲王之於賢者未嘗求而進之至於殘忍之人則顧念重復而不能已上之所好下之所趨也故民貪於昏亂安爲荼毒之行以求合王意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隧道也大風之起必有所從來者有空大谷則風之所從起也厲王之不善民之所從惡也征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皆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聽言道聽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悖逆也由王不用善反使天下皆爲逆德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

之陰女反予來赫
君子既責其君則又責其僚友曰我豈不知爾所爲哉爾自謂莫吾禁者譬如飛鳥誰能執之然時亦有弋而獲之者憂其獲也覆庇而告之奈何反以言赫我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民之不可測知職汝信用反覆之人也上之害民如恐不勝故民日以邪僻由上用力而競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

戾定也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

女苟信以爲是不可則又曷爲反背詈我哉爾

雖曰是非我所爲既作爾歌矣不可欺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

仍叔周大夫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

寧莫我聽

雲漢水之精也昭明也回轉也宣王遭旱而懼夜仰河漢以觀雨之候而不得見今之人何罪而罹此禍靡神不舉而莫吾聽也禮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結也隆盛也蟲蟲熱也殄絕也郊天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宣王憂

旱百神無所不尊然后稷不能救上帝不復饗
窮而無告故曰與其秏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
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
推遷也言王欲以身當之而不能也兢兢恐也
業業危也恐懼之甚如雷霆下於其上也天將
不復使我有遺餘矣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
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沮止也旱既不止民咸曰我無所庇死不遠矣然曾莫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先王之臣也庶官之長曰正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旱甚則山川草木皆盡如滌去也魃旱神也憚

畏也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苦此庶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以爲弃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也瘨病也方社祭社及四方也虞度也悔恨也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羣臣朋友故歷告之曰鞫矣疚矣然而尚相戒以無所不賙無以不能而止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敢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哉里居也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弃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

其寧

昭明也假至也宣王卬以候雨而見星焉故告其羣臣曰明矣至矣爾之無私贏矣然民之死亡不遠無有不賙以弃爾之成功且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於是又卬而愬天曰曷不惠而寧之哉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

尹吉甫周之卿士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

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駿大也唐虞之間姜氏實爲四嶽掌嶽之祀嶽神享之下祐其子孫於周維許申甫皆其後也在穆王之世其賢者曰甫侯宣王之世曰申伯實能屛翰周室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土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纘繼也謝周之南土也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召伯召公虎也登成也

王命召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城也徹定其稅也傅御侍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俶作也藐藐深貌也蹻蹻壯貌也濯濯光明貌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圭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賜以爲寳近
辭也讀如彼已之子之已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王在岐周故餞之於郿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
召伯之營謝也則已峙其餱粻使廬市有止宿
之委積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
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番番勇武貌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

良翰藏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

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揉順也肆極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人生而耳目心志莫不固有此所謂有物也人

莫不有是物是物莫不有知故耳則能聽目則

能視心則能慮物用其能則知可否此所謂有則也故民能秉常則莫不好德維其失常乃有不善天之監周也其明實至於下將保安宣王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允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詩曰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力勉也若順也賦布也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

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戎女也發發而應之也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也儀匹也愛惜也袞職王職也上有過失下莫敢言而獨能補之此以見其能舉德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其馬業業而健其
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
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此詩言仲山甫其始曰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與
漢胡廣趙戒何異其終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
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鮮寡不畏強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異胡趙柔

而陷於佞汲朱剛而近於狂如仲山甫内剛外

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為王者之佐當天下之

事矣烏乎非斯人吾誰與歸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

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禹貢所謂治梁及岐

者在今同之韓城甸治也禹之治水也九州之
鎮山無所不甸雖梁山亦禹之所甸也韓武之
穆也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
然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戎女
也不庭不來庭也辟君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
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赤舄鉤
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脩長也張大也介圭韓所貢也諸侯秋見天子
曰覲淑善也交龍爲旂綏大綏也眉上曰鍚刻

金飾之曰鏤錫鞹革也鞃式中也淺虎皮也幭
覆式也鞗革轡首也以金爲小鐶而纏搤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
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
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
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
屠地名也顯父周之卿士也王寵韓侯故使顯
父餞之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
也侯氏諸侯之與餞者也胥辭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晉霍邑是也在汾水之上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蹶父周之卿士姞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諸娣諸姪媵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蹶父以王專行於四方爲其子相善處而嫁之

莫如韓之樂者訏訏甫甫大也噳噳衆也貓似虎而淺毛慶善也蹶父以此善韓而使韓姞居焉譽樂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溥大也燕樂也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墉城也壑

池也籍稅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浮浮水盛貌也滔滔順流貌也淮夷夷之在淮上者也鋪病也宣王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命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以伐淮夷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病言用命也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

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洸洸武貌也淮夷既平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

王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

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

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

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

小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徧也宣布也肇開也敏疾也公事也南方既
平王命召公來歸於周以徧治四方而布行其
政曰昔文武受命維召康公實爲之榦女實肖
召公之德開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賜也秬鬯黑黍酒也卣尊也九命則賜圭瓚
秬鬯以祭文人其先祖之有文德者也既錫之
禮命又廣其封邑使受命於岐周用其祖召康
公受封之禮焉岐周有先王之廟且召康公所

從受封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荅也考成也矢施也王命召公用召祖命故虎之荅王亦爲召康公所以對成王命之辭自天子萬壽以下召康公之遺意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

武不可常也宣王之征徐方王猶允塞而徐方既來兵不勞而民不病則可常也然六月歌尹

吉甫采芑歌方叔而在小雅崧高歌申伯烝民歌仲山甫韓奕歌韓侯江漢歌召虎常武歌皇父而在大雅槩言之則七詩若無以異精言之則在小雅者皆征伐政事而已在大雅者皆君臣同德有不知其所以然而致者此其所以異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其大祖南仲則文王之所使伐玁狁者

也蓋稱其世功以褒大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尹吉甫也蓋以御士兼内史故使之策命

程伯休父程伯休父於是始爲司馬故於兵之

出也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

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使

其三有事之臣復就其業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舒徐也保安也作行也紹急也繹徧也騷動也

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師行至於淮上則遂布其師旅敦集其陳以待之既戰則多執醜虜王師之所在截然無侵略者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苞本也緜緜靚也翼翼敬也不測不可測知也不克不可克勝也濯大也淮上諸侯旣巳服從於是始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四方旣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道也王將大征徐國兵未及之徒以王道充塞而徐人來服矣來庭來王庭也回違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塡久也瘵病也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寺寺人也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鞫窮也忮害也忒變也婦人以其忮忒窮人始妄譖之而終不然亦不自謂不中也曰是何用爲慝哉商賈之利雖三倍君子豈有知之者哉婦人而弃其蠶織以與公事譬如君子而知商賈衆之所共怪也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介大也甹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令王遇災而不甹不愼其威儀君子知其不可復輔於是有逃亡以避禍者天既禍之人又去之求國之不殄瘁不可得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僭多於前

也幾近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

式救爾後

泉之冽也其源深矣幽王之敗其所從來者亦

久矣非今日而然也故君子懼而相戒曰天之

藐然遠而難信也無有不自戒敕以求鞏固者

庶幾上不忝父祖下不危子孫尔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毛氏之叙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亦衍說矣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篤厚也瘨病也卒盡也居國中也圉邊垂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訌潰也昏椓刑餘奄人也潰潰亂也靖安也天

降罔以執有罪使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内故昏
椓靡不恭之人爲邪僻之行安然而夷滅其國
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
孔貶

皐皐多告訴也訿訿多讒謗也小人皐皐訿訿
曾無有知其瑕疵者君子居於其閒兢兢業業
日夜危懼久而不安猶不能保其位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
止

潰遂也苴枯草也人之生於此時者憂患多故

其生不樂如旱歲之草不得遂茂如木上之棲苴君子以是相其國知其潰叛不久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言先王之世天下富樂其人固不若是窮矣至於今世人民疲病亦未有若此之甚者蓋指言幽王大壞之時也疏麤也粺精也兄益也引長也君子與小人精麤之不同可指而知也小人曷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自任以長此亂哉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頻厓也溥徧也弘大也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今外則諸侯不親內則國人不附其害徧至矣然小人猶自任以益大此亂維曰不烖我躬則無所不爲曾不顧其害民以及其國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文王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

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曰關國百里去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閒服從之國日益衆耳蓋虞芮質成於周其旁諸侯聞之相帥而歸周者四十餘國然則曰闢百里之言不爲過矣楚椒舉有言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震而矜之叛者九國由此觀之闢國以禮蹙國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

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烏乎殆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詩集傳卷第十八